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東都事略卷一百十四至二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曹城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錄舉人臣陳紹貴

東都事畧卷一百十四

宋 王稱 撰

儒學傳九十七

李覯字泰伯旴江人也以文章知名通經術四方從學者常數百人素不喜孟子以為孔子尊王孟子教諸侯為王嘗試制科六論不得其一曰吾書未嘗不讀必孟子注疏也擲筆而出人為檢視之果然終不中第泰伯有富國彊兵之學著禮論易論明堂書行於世以海門

簿召赴太學說書以卒其所為文十七卷號退居類槀嘗自述曰天將壽我與所為固未足也不然斯亦足以藉手見古人矣時以其言為然

蘇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數舉進士賢良不中嘗至和嘉祐間與其二子軾轍至京師歐陽脩得洵書二十篇大愛其文辭以為賈誼劉向不過也以其書獻諸朝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同舉進士又同登制科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一時學

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為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號為老蘇脩既上其書得召試而洵不就除試技書郎是時王安石名始盛歐陽脩勸洵與之游而安石亦願交於洵洵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乃作辨姦一篇其文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

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千百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

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収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很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譚詩書此豈其情哉凡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竪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

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後十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洵既命以官會太常脩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文安簿與項城令姚闢同脩太常因革禮仁宗山陵事從其厚公私騷然洵言於韓琦曰昔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為不臣與其取厚葬之名曷若建薄葬之議上以遂先帝恭儉

之德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內以解華元不臣之議琦謝之為省其過甚者禮書既成未報而洵卒年五十八英宗聞而哀之特贈光禄寺丞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洵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汩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㫖見矣作易傳書未成而卒

王回字深父福州侯官人也惇行孝友質直平恕造次必稽孔孟所為而不為小廉曲謹以求名譽於世嘗舉

進士中第爲衛真簿於事有所不合稱病自免久之不肯仕在廷多薦之者命知南頓縣會卒年四十二有文集二十卷回經術粹深王安石曾鞏與爲深交而當時時之士亦以爲雖漢之儒林不能過也

周敦頤字茂叔舂陵人也初名惇實始以蔭爲將作監主簿調南安軍司理參軍南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欲深治之敦頤爭不勝投其告身以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轉運使感悟囚卒不死後爲通

判永州用呂公著薦擢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移提點刑獄以病求知南康軍病且劇上南康印分司南京敦頤酷愛廬阜買田其旁築室以居號曰濂溪卒年五十七敦頤倡明道學程珦嘗與為友珦之二子顥頤聞敦頤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敦頤嘗著通書行于世子燾為寶文閣待制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為關中士人所宗世所謂橫渠先生者也少時喜談兵年十八以

書謁范仲淹仲淹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學何事於兵因勸學中庸載感其言益窮六經至釋老書無不讀與程顥程頤講學舉進士為祁州司法參軍雲巖令呂公著言載與弟戩有古學神宗召見問以治道對曰為政不以三代為法者終苟道也除崇文檢書它日見王安石問以新政所安荅曰公與人為善則人將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有不受命者矣以疾求去遂築室南山下敝衣蔬食專精治學其大意以為知人而不知

天為賢人而不為聖人自秦漢以降學者之大敝也故其學尊禮貴德安命樂天時有以為難者載持其論不變也從其學者皆備弟子之禮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略以今禮行之召還同知太常禮院議禮於有司又不合復以疾請歸道病卒其門人欲諡為明誠中子以諡議質諸程顥顥以問司馬光光以書復顥曰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

由失以謂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宜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為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謚也今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惟伯淳折衷之載著正蒙一書行于世弟戩字天祺少孤質性莊重舉進士為閿鄉簿知金堂縣

誠心愛人既去而人思之熈寧初以太常博士召為監察御史裏行每進對必陳古道務引大體不舉苛細上疏論王安石變法非是乞罷條例司及追還提舉常平使者不報并劾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及韓絳代升之領條例司戩上言絳左右徇從安石與為死黨遂參政柄李定邪諂自幕官擢臺職陛下惟安石是信今輔以絳之詭隨臺臣又得李定之比繼續其來芽蘖漸盛臣豈敢愛死而不言哉又言呂惠卿刻薄辯給假

經術以文飾姦言附會安石惑誤聖聽不宜勸講君側章數十上最後言今大惡未去橫斂未除不正之司尚存無名之使方擾臣自今更不敢赴臺供職又請中書爭之聲色甚厲曾公亮俛首不荅王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為參政所笑然天下之人笑參政者亦不少矣遂稱疾家居待罪出知公安縣監鳳翔府司竹監卒年四十七

程顥字伯淳西洛人也父珦大中大夫顥舉進士為鄠

縣簿又調上元簿晉城令呂公著為御史中丞薦為監
察御史裏行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
才為先神宗嘗使推擇人材顥所薦十數人而以張
載與其弟頤為首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拱手
曰當為卿戒之時王安石日益信用顥每進見必陳君
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安石寖行其說顥意
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
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諸路提舉

官多非其人京東轉運司刻民希寵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凡十餘事以言不行求去除京西提點刑獄復上章請罷改僉判鎮寧軍監西京路河竹木務知扶溝縣坐囹圄囚逸鄰邑者罷監汝州酒稅哲宗立召為大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二始顥從周敦頤論學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古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名為無不

周徧而其實乖於倫理雖於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怪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神宗嘗問顥曰王安石何如人也顥曰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問是聖人否顥曰詩稱周公公孫碩膚赤舃几几聖人蓋如此安石剛褊自任聖人豈然哉顥有

經濟之術不幸早死太師文彦博表其墓曰明道先生云弟頤

頤字正叔以經術為諸儒倡四方從之游者甚衆哲宗即位司馬光呂公著上其行義于朝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頤力辭又以為校書郎召至京師除崇政殿説書頤上䟽曰帝王之學大略謂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處使薫陶成性以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

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德器成就乞擇賢士入侍勸講凡左右扶持嬪御内臣並選四十以上厚重小心者侈麗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又謂經筵臣僚侍者皆坐講者獨立於禮未安乞令坐講見主上重道之心頤在經筵以師道自居每侍講色甚莊繼以諷諫頤聞哲宗在宮中盥而避蟻因講罷請曰有是乎哲宗曰然誠恐傷之

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神宗未除喪冬至百官表賀頤上疏以謂節序變遷時思方切恐失居喪之禮無以風化天下乞改賀為慰故事盛暑罷講至中秋復講頤奏朝廷置勸講之官輔導人主豈可闊疎如此今講讀官五員皆兼要職獨臣不領他官近復差脩國子監太學條例是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一日頤赴講會哲宗瘡疹不坐巳累日頤退詣宰臣問曰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頤曰上疾而宰相不知可為寒心

翌日宰相以頤言奏遂詰問疾於是左諫議大夫孔文仲言頤以爲騰口間亂遂罷職監西京國子監父喪服除尋以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主管崇福宫紹聖中黨論興頤坐追官涪州安置元符末放還崇寧初復判西京國子監屏居伊闕山數年卒年七十五學者尊之稱爲伊川先生其門人游酢謝良佐呂大臨楊時皆著名于世有易傳六卷文集二十卷諸經解說未成編者附于集

臣稱曰中庸之書孔氏之心學也自孟軻死不得其傳焉宋興洪儒間出以經術名世者蓋多矣至二程氏乃始推原正心誠意之旨以續千古之絶學其有功於聖人之道者耶使學者能探賾索隱以窺其奥斯盡善矣而迺不求其本而循其末言性理則蕩而為浮虚慕誠敬則流而為矯偽聖人心學之妙豈有是哉今之學者欲探程氏之秘而求所謂正心誠意者當以是而思之

顔復字長道先師兖公四十八世孫也父太初字醇之

為東魯名儒嘗為國子監直講出為臨晉簿最後掌南京學以卒年四十餘嘉祐中訪有道之士京東部使者以復應詔命為校書郎知永康縣召拜國子監直講久之擢太常博士言士民禮樂不立請降彛制又乞詔禮官攷正祀典遷吏部員外郎孔宗翰乞尊奉孔子祠復因上五議一曰尊其祠饗二曰優其田祿三曰復其廟幹四曰司其法則五曰訓其子孫朝廷多從之元祐中為起居郎兼侍講請擇經行之儒補諸縣教官處士于

學攷其志業不由教官保任不得與貢舉升太學召試
中書舍人兼權國子祭酒言太學諸生有誘進之法獨
教官未嘗旌別似非嚴師勸士之道以天章閣待制充
國子祭酒卒年五十七子岐

龔原字深父處州遂昌人也舉進士調潁州司法參軍
神宗朝為國子監直講哲宗即位為國子監丞遷太常
博士會議秦悼王之後應襲封者原曰禮立嫡長而襲
以嫡尊正統也今秦王嫡絕立庶自合禮今議夏至親

祀北郊原曰合祭非禮也願罷合祭改徐王府記室加
祕閣校理出為兩浙轉運判官紹聖初召為國子司業
遷祕書少監改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以集賢殿脩撰
知潤州徽宗即位入為祕書監兼侍講遷給事中初哲
宗崩大臣引開寶故事謂上當服齊衰朞原上疏言三
年之喪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出知南康軍改壽州揚
州召為工部侍郎移兵部除寶文閣待制知廬州陳瓘
彈蔡京原坐與瓘友善落職和州居住起知亳州命下

而卒年六十七始原力學以經術尊敬王安石始終不易也有文集七十卷易傳春秋解論語孟子解各十卷
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也兄醇與酢俱以文行知名酢初受業于程顥顥知扶溝縣以道學為巳任酢為掌其事由是問學益進又事程頤頤器之舉進士為蕭山尉除博士僉判泉州召為監察御史尋知河州又知濮陽軍歷舒濠二州卒年七十一有中庸義易說二南義語孟新解各一卷文集一卷

王當字子思眉州眉山人也幼好學不治章句博覽古今所取惟王佐大略常謂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鎮撫四夷親附百姓皆出於一道其言之雖大其行之甚易嘗舉進士不中退居田野間歎曰士之居世苟不見其用必見其言遂著春秋列國名臣傳五十卷人競傳之元祐中蘇轍以賢良方正薦之廷對慷慨不避權貴策入四等調龍遊尉蔡京知成都府舉為學官當不就其後京相而當不復仕矣卒年七十二當於經學尤邃

易與春秋皆為之傳得聖人之旨居多又有經旨兩卷史論十二卷兵書十二篇

陳暘字晉之福州人也兄祥道字用之元祐中為太常博士祕書省正字其學深於禮著禮書一百五十卷又有詩書解傳於學者暘紹聖中中制舉徽宗即位除太學博士遷正字祥道既著禮書暘亦著樂書貫穿詳備遷太常丞禮部員外郎時有用京房二變四清論樂者暘曰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蠧也二變以變

宮為君四清以黄鍾為君事以時作因可變也而君不可
變大簇大呂夾鍾或可分也而黄鍾不可分豈古人所
謂尊無二上之㫖哉遷鴻臚太常少卿擢禮部侍郎以
顯謨閣待制罷提舉洞霄宮卒年六十八有樂書二十
卷禮記解義十卷孟子解義十四卷北郊祀典三十卷

東都事略卷一百十四

東都事略卷一百十五　　宋　王　稱　撰

文藝傳九十八

烏虖文章之難真難其人哉抑亦與時而盛衰乎三代遠矣漢之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王褒劉向揚雄皆足以垂世立教后世為不可及已自漢以來文章㳂六代餘習至唐王楊盧駱燕許之流亦可以名家矣而文終以不振獨一韓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李翺皇甫

湜和之而文章遂還西京之舊宋興聖聖相授禮樂法度睎漢唐為過之而文章承五季之餘亦不過稱王禹偁之獨步與楊劉而已然絺章繪句豈足以臻斯文之極摯與曁歐陽脩以高明博大之學興起斯文大章短篇與詩書春秋相表裏自是臨川以王氏為宗南豐以曾氏為重眉山以蘇氏為師而文章之傳于今為盛信乎與時而盛衰也於虖由漢迄今振斯文於將墜者唐有韓愈之功宋得歐陽子之力夫豈偶然也哉

趙鄰幾字亞之鄆州項城人也少好學能屬文作禹别九州賦凡萬餘言周顯德初舉進士為校書郎歷許宋從事太平興國初為直史館遷左補闕知制誥以卒鄰幾為文慕徐庾王楊盧駱之體屬對精切及掌誥命頗不達體要常欲進唐武宗以來實録有會昌以來日歷二十六卷文集三十卷六帝年略一卷史氏懋官志五卷并他書五十餘卷

韓溥長安人也唐宰相休之後少俊敏善屬文舉進士

累歷幕府召為監察御史三遷戶部員外郎知華州同判靈州轉司門郎中以卒溥博學善持論詳練臺閣故事多知唐朝氏族與人談娓娓可聽號為近世肉譜搢紳頗推之

鄭文寶字仲賢始仕南唐為校書郎以文知名李煜歸朝後為廣文館坐舉進士為脩武簿稍遷著作佐郎知頴州召拜殿中丞為陝西轉運使時朝廷討李繼遷文寶屢自環慶部糧越旱海靈武乃言羌戎以池鹽與邊

民易穀麥會饋輓趨靈武為繼遷所掠議禁青白鹽許
商人販安邑解池鹽於陝西以濟民食官獲其利而戎
鹽益困則繼遷可不戰而屈矣用其策而商人販兩池
鹽少利多取他徑出唐鄧襄汝間邀善價吏不能禁關
隴民至無鹽以食太宗知之悉除其禁文寶嘗以金帛
誘繼遷酋長嵬囉嵬悉俾圖繼遷而許以刺史嵬囉嵬
悉以告繼遷繼遷上表請罪太宗雖怒之而不罪也既
而文寶復請禁鹽邊民冒法抵罪者甚衆太宗怒貶藍

田令繼遷陷清遠軍真宗召文寶問以計策文寶請棄靈州時方遣王超援靈武即以文寶為隨軍轉運使從河東繼遷攻麟州文寶乘傳晨夜赴之遂解麟州之圍冦準謂其熟西事復以為陜西轉運使徙河東京西官至兵部員外郎卒年六十一文寶好談方略以功名自任而術頗踈然以詩名家多警句善篆工琴有文集二十卷談苑十卷江表志三卷

吳俶字正儀潤州人也幼有俊才韓熙載潘佑皆以文

章著名江左一見倣深加器重曰吳正儀中林之蘭蕙也因問以唐太宗杜淹論樂異同倣曰志氣未動則聲能致和哀樂既形則樂乃思變熈載佑歎曰足以探禮樂之情矣倣在江南舉進士擢高第補丹陽尉久之直内史從李煜歸朝以近臣薦召對充史館編脩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太平廣記遷祕閣校理脩起居注官至職方員外郎卒年五十六有文集二十卷子遵路

遵路少穎異其舅陳彭年以遠器許之舉進士天聖三

年以太常博士為祕閣校理同知禮院時章獻明肅皇后稱制人無敢議政事得失遵路條時事上之忤章獻意因出知崇州累遷尚書司封員外郎開封府推官加直史館為淮南轉運使知洪州入修起居注元昊反遵路請復民兵乃受詔河東料簡民兵除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馭吏嚴肅諸縣無追逮以不阿權附貴出知宣州上陝西御戎要略二十篇徙為陝西都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卒年五十六遵路厚重寡言

篤於風義居母喪廬墓側疏食終制嘗采古今治亂著
皇曲數百卷未訖而終家無餘貲友人范仲淹分奉周
之
樂史字子正撫州宜春人也母夢異人令吞五色珠而
生史史有文辭初仕江南為祕書郎歸朝舉進士得佐
武成軍史上書言事擢著作佐郎知陵州獻金明池賦
召為三館編脩遷著作郎直史館轉太常博士知許黄
二州又知商州史所至不脩謹以賄聞遂分司西京積

官至職方員外郎卒年七十八史甞編寰宇記二百卷與其他雜編又四百九十餘卷自為文百卷子黄目

黄目字公禮舉進士為伊闕尉知壽安縣上書言邊事真宗召對除直史館知浚儀縣數上書言事真宗頗嘉其好古歷度支鹽鐵判官遷太常博士京西轉運使父卒詔起復使契丹還為廣西轉運使改陜西陳堯咨知永興好以氣陵黄目黄目求解職不許堯咨多縱恣不法詔黄目察之堯咨求罷職徙知鄧州入判三司踰月

拜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遷右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仁宗爲皇太子拜給事中兼左庶子坐事左遷左諫議大夫知荆南府復爲給事中徙潭州代還知審官院以病攺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駮事求外任得知亳州卒年六十五黄目性深沉爲吏以静勝飾以文雅有文集五十卷雜編六十卷

夏侯嘉正字會之江陵人也少有儁才舉進士歷官至著作佐郎嘗使巴陵作洞庭賦徐鉉見而奇之太宗知

其名召為右正言直史館兼直祕閣卒年三十七

羅處約蜀人也舉進士為臨溪簿再遷大理評事知吳縣王禹偁與為倡酬人多傳誦處約與禹偁召至京師太宗自定題以試之以禹偁為右拾遺處約為著作郎皆直史館處約有詞采而急於進用未幾而卒年三十三有集十卷王禹偁為之序

李建中字得中其先京兆人也幼好學以文游京師王祐延譽于石熙載熙載厚待之舉進士甲科為岳州録

事參軍遷潭州茶場歷通判道郢二州轉太常博士言
事者多以榷利進建中表陳時政利害序王霸之略太
宗嘉之召對便殿會建中坐公累降監在京榷易院蘇易簡與
太宗論文士因及建中太宗亦素知之命直昭文館改
直集賢院出為兩浙轉運副使歷通判河南府知曹解
潁蔡四州建中性簡靜風神雅秀恬於榮利乞西京留
司御史臺愛洛中風土遂居之官至工部郎中判太常
寺卒年六十九建中善書札行筆尤工草隸篆籀八分

俱妙好古勤學多藏古器名畫有集三十卷

路振字子發永州祁陽人也唐相巖之四世孫巖以貶死嶺外子孫因避地湖湘閒遂居焉振幼穎悟十歲聽誦陰符經裁百言而止父使終業振曰百言演道足矣父異其對舉進士試卮言日出賦獨振知所出而文亦典贍太宗嘉之以為大理評事通判邠州徙徐州代還直史館遷太子中允知濱州一日敵騎至城下兵少民相恐衆謂振文士而戰禦方略非所長也環聚而泣振

乃親撫之諭以敵盛不可與爭鋒吾當堅壁以守數日敵引去知河中府徙鄧州入為國史編脩官大中祥符初遷左司諫知制誥文詞溫麗深慰物論卒年五十八振淳厚無臧否恂恂如也作詩有唐人風有文集二十卷又嘗采五代九國君臣事作世家列傳行於世

崔遵度字堅白本江陵人也後徙淄州純介好學舉進士調和州簿擢著作佐郎遷殿中丞知忠州李順攻忠州遵度領兵背城而戰賊踰堞以入遵度不能城守賊

崇陽令大中祥符初同脩起居注真宗東封進博士祀汾陰為左司諌遵度掌右史十餘載立殿墀上常退匿楹間慮為上所見其恬於勢利如此善鼓琴深得琴中趣嘗著琴箋世以為知言仁宗為壽春郡王與張士遜並為王友仁宗封昇王為諮議參軍仁宗為皇太子遷左諭徳卒年六十七仁宗以其故宮僚也特贈工部侍郎

石延年字曼卿宋城人也少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

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酒然好劇飲大醉頹然自放嘗舉進士不中真宗推恩三舉進士得奉職耻不就張知白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禄耶乃就遷殿直改太常寺太祝知金鄉縣通判乾寧軍還為校理遷太子中允章獻明肅皇后臨朝延年上書請還政天子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西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内外弛武三十年矣延年上書請為二邊之備不報

已而四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延年奉使籍兵河東既而閱邊欲以鄉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又嘗請募人使唃廝囉回鶻舉兵攻西夏仁宗亦嘉納之延年視世事蔑若不足為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卒于京師年四十八延

年既知名當世而飲酒過人有劉潛者與延年為酒敵常於京師過王氏酒樓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以為異人奉之甚謹二人飲噉自若傲然不顧至夕相揖而去明日喧傳王氏酒樓有二酒仙來飲久之乃知劉石也潛為平陰令母卒潛抱母一慟而絕其妻復撫潛大號而死時人傷之曰子死于孝妻死于義孝義之事集于一家

蘇舜欽字子美易簡之孫而耆之子也以父任為太廟

齋郎復舉進士稍遷大理寺丞為人倜儻不羈尤長於
古文歌詩行草士大夫叔之以為墨寶舜欽數上書言
朝廷之事范仲淹薦其才得集賢校理監進奏院用故
紙祀神會賓客為御史所糾坐除名時王質守陝聞之
歎曰子美之才如此士大夫不為天子惜之可傷也舜
欽既廢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以自適後二年得湖
州長史以卒年四十初杜衍愛舜欽之才以女妻之衍
為宰相以直道自任言者因舜欽以及衍故遂罷政事

歐陽脩與舜欽友善既哀其死又為序其文云兄舜元字才翁仕至轉運使亦知名

梅堯臣字聖俞宣城人也世以詩名堯臣遂以詩聞天下始以廕補齋郎王晦叔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言于朝曰梅堯臣經行脩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為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官至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譔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謬乃命編脩唐書

書成未奏而卒年五十九堯臣學長於詩為小傳二十卷有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卷歐陽脩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堯臣以為知言同時有張先子野刁約景純皆有文名而逸其事

江休復字鄰幾開封陳留人也與尹洙蘇舜欽遊舉進士調藍田尉遷殿中丞召試充集賢校理當慶歴時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者欲以事去之舜欽宰相杜衍壻也

以祠神會飲得罪一時知名士皆被逐休復坐落校理監蔡州商稅久之自通判廬州復集賢校理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累遷刑部郎中脩起居注卒年五十六休復善著書嘗作神告一篇言皇嗣國大事也臣子以為嫌而難言或言而不見納故假神告冀感悟休復為人外若簡曠而內行脩飾其為文章淳雅尤長於詩善隸書喜琴奕飲酒與人交久而益篤云

章望之字表民浦城人也好學有文用從父得象蔭為

校書郎監杭州茶庫踰年辭疾去舉賢良得象在相位以嫌扼之遂不復仕浮游江湖犯艱苦以營衣食不自悔歐陽脩韓絳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除僉書建康軍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受命固辭遂以光禄寺丞致仕

王令字逢原廣陵人也生五歲而孤二十八而卒王安石誌其墓曰烏虖道之不明邪豈特教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烏虖道之不行邪豈特化之不至也士亦

有罪焉蓋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古人所謂士也士誠有常心以探聖人之說而力行之則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於己道不行於天下必行於妻子內有以明於己外有以行於妻子則其言行必不孤立於天下矣烏虖以予之昏弱不肖固亦士之有罪者而得友焉始予愛其文章而得其所以言中愛其節行而得其所以行卒予得其所以言浩浩乎其將沿而不竆也得其所以行超超乎其將追而不至也烏虖今棄予而死矣悲夫今有

廣陵集十卷行於世

文同字與可梓州梓潼人也舉進士稍遷太常博士集賢校理知陵州又知洋州最後知湖州同以文學名操韻高潔畫筆尤妙常與崔公度同為館職元豐三年京師傳同一夕沐浴冠帶正坐而逝公度聞之遽起驚曰公度昨别與可州南殊無言將别意脩然云明日復來乎與公畫而公度意不在畫也明日再往與可復曰與公畫則左右顧恐有聽者公度方悟與可將有言而公

度謬以話為盡也與可因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舌三疊之如餅狀引之至眉間公度大驚今傳其死不妄矣同既死蘇軾以文哭之曰孰能敦德秉義如與可之和而正乎孰能養民厚俗如與可之寬而明乎孰能為詩與楚詞如與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齋寵辱得喪如與可之安而輕乎同號石室先生有丹淵集四十卷行於世

楊傑字次公無為人也少有名于時舉進士元豐中官

太常者連數任一時禮文之事傑與討論嘗奏請四后升祔以為孝惠賀后淑徳尹后章懐潘后皆祖宗首納之后而孝章宋后嘗母儀天下升祔之禮久而未講謂宜因慈聖光獻崇配之日升四后神主祔于祖宗祏室斷天下之大疑正宗廟之大法由是四后始得升祔元祐中為禮部員外郎出知潤州除兩浙提點刑獄卒年七十傑自號無為子有文集十五卷行於世

郭祥正字功父當塗人也其母夢李太白而生祥正少

有詩名梅堯臣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王安石亦
歎美其詩熙寧中知武岡縣僉書保信軍節度判官時
王安石用事祥正奏乞天下大計專聽王安石處晝有
異議者雖大臣亦當屏黜神宗問安石曰卿識郭祥正
乎其才似可用出其章以示安石安石耻為小臣所薦
乃言祥正無行不可用祥正遂致仕居于姑孰不復干
進所居有醉吟庵久之起為通判汀州後知端州復棄
去遂家于當塗之青山以卒

楊蟠字公濟章安人也舉進士為密和二州推官歐陽脩稱其詩蘇軾知杭州蟠通判州事與軾倡酬平生為詩數千篇最後知壽州而卒

東都事略卷一百十五

東都事畧卷一百十六　　宋　王　稱　撰

文藝傳九十九

黄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也㓜警悟從舅李常見之以為一日千里舉進士為葉縣尉又為大名府國子監教授初蘇軾見庭堅詩於孫覺之坐上異之後過李常于濟南見其詩文以為超逸絶塵獨立萬物之表者由是名聲始震知太和縣又監德安鎮召為校書郎為神

宗實録檢討官集賢校理逾年為著作郎母喪服除除
祕書丞提點明道宫紹聖初議者以實録多誣失實責
涪州别駕黔州安置以親嫌移戎州監鄂州税僉判寧
國軍知舒州召為吏部員外郎丐郡得知太平州提點
玉隆觀初庭堅嘗作荆南承天院記部使者觀望宰相
趙挺之意以庭堅有幸災之言坐除名編管宣州卒年
六十一始庭堅與秦觀張耒晁補之皆游蘇軾之門號
四學士而庭堅於文章特長於詩獨江西君子以庭堅

配蘇軾謂之蘇黄云

秦觀字少游揚州髙郵人也舉進士不中元祐初蘇軾以賢良方正薦于朝除太學博士校正祕書省書籍遷正字兼國史院編脩官紹聖初坐黨籍通判杭州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録責監處州酒稅又編置郴州移横雷二州後放還至滕州而卒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觀長於議論文麗而思深蘇軾嘗以其詩薦之于王安石安石荅軾書云公竒秦君口之而不置我得其詩

手之而不釋餘卷正眊眩未暇細讀嘗鼎一臠旨可知也及觀死軾聞之歎曰少游不幸死於道路哀哉哀哉世豈復有斯人乎弟覿字少章亦能文又有李廌者字方叔陽翟人也博學溢于詞章受知于蘇軾軾知貢舉有程文瑰異軾曰此必廌也既而乃非是悵然久之廌竟無成而卒然文益竒

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也幼頴異能為文從蘇轍學轍見其文愛之舉進士為臨淮簿壽安尉咸平丞蘇軾

亦深知之稱其文為汪洋澹泊有一倡三歎之聲云召
為太學録元祐初為正字遷著作佐郎改著作郎兼史
院檢討在館八年顧義自守泊如也擢起居舍人請郡
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徙宣州責監黄州酒稅徙復州起
為通判黄州移知兖州召為太常少卿甫數月復以直
龍圖閣知頴州又徙汝州復坐元祐黨落職主管明道
宮初耒在頴聞蘇軾之訃以師弟子禮舉喪言者以為
言遂貶房州别駕黄州安置五年得自便居陳州尋主

管崇福宮卒年六十時又有李昭玘者字成季濟北人也有文名亦為蘇軾所知元祐中為起居舍人後陷黨籍廢黜終身云

晁補之字无咎宗慤之曾孫也七歲能屬文王安國一見而奇之蘇軾通判杭州延譽如不及舉進士為澶州司戶參軍召試為祕閣校理通判揚州召還為著作佐郎遷著作郎出知齊州紹聖初責監蘄信二州酒稅復為著作郎遷吏部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出知河

中府嘗知湖密果三州最後知泗州卒年五十八有雞肋集一百卷

詠之字之道補之從弟也少有異材以蔭入官為揚州司法參軍未上時蘇軾知揚州補之倅州事以詠之詩文獻軾軾曰有才如此獨不令一識面耶久之詠之具參軍禮入謁軾下堂挽而上之顧謂坐客曰此奇才也復舉進士又舉宏詞一時傳誦其文為河中府教授元符末應詔上書罷官自是詠之蹇于仕矣久之為京兆

府司録事秩滿除提舉崇福宫卒年五十二有文集五十卷其堂兄説之為之序

陳師道字無巳徐州彭城人也少刻苦問學以文謁曾鞏鞏奇之元祐中蘇軾傅堯俞孫覺薦于朝為徐州教授除太學博士初師道在官嘗私至南京謁蘇軾至是言者彈其冒法越境出為潁州教授紹聖初言者復論師道進非科第罷歸久之為棣州教授除祕書省正字以卒師道家素貧自罷歸彭城或累日不炊妻

子愠見不恤也諸經皆有訓傳於詩禮尤邃為文師曾
鞏為詩宗黄庭堅然平淡雅奥自成一家云
廖正一字明略安州人也元祐中蘇軾在翰苑試館職
之士得正一對策竒之除祕書省正字軾門人黄秦張
晁世謂之四學士每過軾軾必取密雲龍瀹以飲之正
一詣軾謝軾亦取密雲龍以待正一由是正一之名亞
于四人者紹聖初入黨籍貶監玉山税以卒有文集十
卷

李之儀字端叔姑熟人也少力學舉進士元祐中為樞密院編修官能詩善屬文工於尺牘蘇軾嘗謂得發遣三昧軾帥定武辟置幕下及范純仁卒之儀為作遺表為世傳誦遂坐黨籍廢黜終身云

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也舉進士以文章受知于蘇軾嘗為太學官著洛陽名園記因以論洛陽之盛衰其文曰洛陽處天地之中挾殽黽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

洛陽先受兵余故曰洛陽之盛衰者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所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踐廢而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家矣余故曰園囿之興廢者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烏虖公卿大夫高進于朝放乎以一已之私

自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也其後洛陽陷于虜人以為知言格非後為京東提點刑獄以卒

李公麟字伯時舒城人也舉進士用陸佃薦為刪定官又用御史薦為檢法官公麟博學好古多識奇字紹聖五年朝廷得玉璽下禮官諸儒議言人人殊公麟以謂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其書以龍蚓鳥魚為文著帝王受命之符真秦李斯所為也議由是定公麟能

行草書善畫尤工人物人以比顧陸云元符三年病脾遂致仕既歸老肆意於泉石間作龍眠山莊圖為世所寶藏其為文清婉工於詩而一時多所稱譽焉

米芾字元章吳人也幼頴悟稍長通書為文務為奇險不蹈襲前人軌轍善書畫好古鍾鼎器皿法書初宣仁聖烈皇后在藩時芾母出入邸中後以舊恩補校書郎嘗為太常博士出知無為軍踰年復召為書畫博士擢禮部員外郎大觀二年以言者罷知淮陽軍疽發卒年

四十九子友仁

賀鑄字方回開封人也孝惠皇后之族孫授右班殿直元祐中用武易文為通判泗州又倅太平州以卒鑄好學藏書萬卷工文詞尤長於樂府有慶湖遺老集二十卷

劉涇字巨濟簡州陽安人也舉進士王安石薦其才召見除經義所檢討久之為太學博士罷知咸陽縣常州教授通判莫州成都府除國子監丞知處虢真坊四州

元符末上書召對除職方郎中卒年五十八涇為文務為奇怪語好進取多為人排斥屢躓不伸云同時有鄭少微者與涇俱以文知名而仕不偶少微字明舉成都人也

蔡肇字天啟丹陽人也始師事王安石長於歌詩中進士為明州户掾除太學正通判常州召為衛尉寺丞提舉永興路常平徽宗即位入為吏部員外郎兼編修國史言事者論其學術反覆出為兩浙路刑獄久之召為禮部員

外郎遷起居郎拜中書舍人書命不稱上意以顯謨閣待制知明州尋落職復待制致仕卒有文集三十卷

周邦彥字美成錢塘人也性落魄不羈涉獵書史元豐中獻汴都賦神宗異之自諸生命為太學正紹聖中除祕書省正字徽宗即位為校書郎遷考功員外郎衛尉宗正少卿又遷衛尉卿出知隆德府徙明州召為祕書監擢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未幾知真定改順昌府提舉洞霄宮卒年六十六邦彥能文章世特傳其詞調

云

唐庚字子西眉州丹稜人也善屬文舉進士稍用為宗子博士張商英薦其才除提舉京畿常平商英罷相庚亦坐貶安置惠州會赦復官提舉上清太平宮歸蜀道病卒年五十一庚為文精密通於世務作名治察言閔俗存舊等篇學者稱之有文集二十卷子文若

鮑由字欽止處州龍泉人也舉進士少從王安石學又嘗親炙蘇軾故其文汪洋閎肆而詩尤高妙徽宗召對

除工部員外郎居無何不合去責監泗州轉般倉歷河東
福建路常平廣西淮南轉運判官復召為郎以言者罷
提點元封觀起知明州又知海州復奉祠而卒年五十
六嘗注杜詩有文集五十卷
倪濤字巨濟廣德軍人也博學能文有操履舉進士擢
太常博士遷校書郎著作佐郎賜對除司勲員外郎遷
左司員外郎朝廷議有事燕雲大臣爭先決策為固位
計濤獨曰景德以來虜守約不敢犯邊盟誓固在不可

渝也天下久平士不習戰軍儲又屈毋輕議以貽後患

宰相怒曰左司敢沮軍事耶罷監朝城縣酒稅再謫荼

陵造船場卒年三十九有詩文號雲陵集

蘇元老字在廷軾從孫也幼孤力學善屬文軾謫居海

上數以書往來軾喜其為學有功其季叔祖轍頗愛奬

之黄庭堅亦見而竒之曰此蘇氏之秀也舉進士調廣都

簿從漢州教授除西京國子博士通判彭州政和間宰

相喜開邊西南帥臣多招誘近界諸夷納土分置郡縣

以為功致茂州蠻叛帥司遽下令招降元老歎曰威不足以服則恩不足以懐乃移書成都帥周壽言今夔陜兵大集先以夔兵誘其前陜兵從其後不十日賊必破彼降而我受焉則威懐之道得令不討賊既招而還必復叛不免重用兵乃定壽不從以此得罪朝廷再命帥決策討賊勢蹙乃降邊事以寧如元老策除國子博士歷祕書省正字將作少監比部考功員外郎軍器監司農衛尉太常少卿言者謂元老蘇軾從孫且曰元祐邪

説不宜位朝廷罷為提點明道宫元老歎曰昔顔子附驥尾而名顯元老以家世學術坐累豈不榮哉未幾而卒年四十七元老外和柔中實勁厲中官梁師成欲見之先使人求其文元老弗與士君子稱之有詩文行於世

東都事略卷一百十六

東都事畧卷一百十七　　宋　王　稱　撰

卓行傳一百

士之所貴於天下者以有君子之行焉陳烈以學業教其鄉朱壽昌以孝感致其母劉庭式以雍睦宜其妻鄭俠以敢言事其君巢谷以誠信行其義徐積以篤實蓄其德卓絕之行足以表儀一世烏虖斯可謂之士矣

陳烈字季慈福州侯官人也性介特篤於孝友年十四

繼失怙恃水漿不入口者五日自壯迨老享奉如事生禮寢興晦朔未嘗輟甫冠力學不羣平居端嚴終日不言雖御僮僕如對大賓里有冠昏喪祭請而後行從學者數百人父兄有善訓其子弟者必舉烈言行以規之嘗與鄉薦黜于禮部不復踐場屋或勉之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幣呂望持誠文王載之俱歸今天子仁聖好賢有湯文之心豈無有先覺如伊呂者乎仁宗屢詔不起或問其故則曰吾學未成自公卿大臣至鄉老里

民交章論薦志不必易嘉祐中以近臣薦授州學教授烈方辭避而福建提點刑獄王陶奏烈以妻林氏疾病瘦醜遣歸其家十年不視烈貪詐人也已行之命願賜削奪諫官司馬光言臣素不識烈不知其人果如何惟見國家常患士人不脩名檢故舉烈以奬厲風俗若烈平生操守出於誠實雖有迂闊之行不合於中道猶為守節之士亦當保而全之願委公正官吏通儒術識大體者覆實若止於夫婦不相安諧則使之離絶而湔洗

其過庶復伸眉於後若實敗亂名教則嚴賜刑誅弁治
舉者之罪以明至公雖不行然世頗以矯偽譏之明年
歐陽脩復薦其行除國子監直講久之致仕復起為郡
教授烈不受廪禄敝衣糲食裕如也卒年七十六
朱壽昌字康叔揚州天長人也父巽真宗時為工部侍
郎壽昌以蔭為將作監簿嘗知抬信縣通判斂陜二州
又倅判南知閬州廣德軍通判河中府壽昌生七歲父
守長安出其母劉氏嫁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

昌既仕而念母之不見也行四方求之不已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以浮屠法灼臂燒頂刺血寫佛書冀遂其志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氏時年七十餘矣由是天下皆知其孝壽昌始以母故通判河中府迎其同母弟妹以歸居數歲母卒泣涕幾喪明有白烏集其墓上拊其弟妹益篤為買田居之其於宗族尤盡恩意嫁兄弟之孤女二人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蓋其天性如此後知鄂州

代還以銓籍年七十得提舉崇福觀卒于家

劉庭式字得之齊州人也舉進士蘇軾守密州庭式為通判始庭式未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約而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病喪明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豈可負吾初心哉卒娶之女死於密州庭式喪之逾年而哀不衰不肯復娶軾問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吾若緣色而生

愛緣愛而生哀色哀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為妻也耶軾深感其言庭式後監太平觀老於廬山絕粒不食而面目奕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往復六十里如飛以壽終

鄭俠字介夫福州福塘人也嘗從王安石學舉進士調光州司法參軍秩滿至京師會安石秉政俠見安石具言青苗免役用兵之害安石不答又數以書論之久之得監安上門安石將以俠為經義局檢討俠辭安石謂

之曰凡仕官須改得京秩然後可進用何介辟如此俠曰俠罷官而來本執經丞相門下耳官爵非俠所望也會大旱自十一月不雨至於三月俠上疏曰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今春不雨麥苗乾枯黍粟麻豆皆不及種五穀踴貴民情憂惶什九懼死逃移南北困苦道路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營升米草木魚鼈亦莫生遂夷狄輕肆敢侮中國皆由大臣輔佐陛下不以道以至於此臣願陛下開倉廩以賑貧乏諸有司所行不道

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以延蒼生垂死之命陛下自即位以來一有便民利物之事靡不毅然主張行之亦欲人人富壽夫豈區區充滿府庫盈溢倉廩終以富盛強大勝天下哉而大臣略不推明陛下此心乃恣其叨憤剝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夫陛下所存如此大臣所為如此豈不負陛下哉陛下以為時然耶以為有以使之然耶以為時然則堯舜在上便有臯夔湯文在上便有伊呂君作於內臣應於外主倡於上臣和於下以成康濟之業

陛下仁聖當御撫養為心甚於前古而大臣所為如此其非時然抑陛下所以駕馭之未審爾陛下以爵祿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之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臣又見南征北伐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為圖來上者多矣今天下憂苦質妻鬻女父子不保遷徙逃竄困頓藍縷拆屋伐桑爭貨於市輸官糶米皇皇不給之狀繪為一圖此臣安上門日所見百不及一已可咨嗟涕泣而況於千萬里之外哉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自今已往至於十日不雨即乞斬

臣以正欺罔之罪神宗出圖以示宰執且責之王安石遂力求去出知江寧薦呂惠卿以代巳命下之日京師大風雨土霾席適寸俠又上書極陳時政得失民間疾苦幾五千言且曰安石為惠卿所誤至此今復相扳援以遂前非不復為宗社計昔唐天寶之亂國忠巳誅貴妃未戮人以為賊本尚在今日之事何以異此又上疏諫用兵語甚切於是惠卿益惡之俠遂勒停汀州編管惠卿白神宗曰鄭俠所言事皆馮京令王安國導之使

言耳惠卿與京異議故併中之已而神宗問京曰御識鄭俠乎對曰臣素不之識神宗疑之御史知雜張琥遂以俠事劾京詔付御史獄俠赴詔獄對實不識京但每遣門人吳無至詣檢院投匭時集賢校理丁諷判檢院輒為無至道京稱歎之語及罷局時遇安國於途安國馬上舉鞭揖之曰君可謂獨立不懼者俠曰不意丞相一旦為小人所誤以至於此安國曰是何為小人所誤吾兄自以為人臣不當避四海九州之怨盡歸於已方

是臣子盡忠國家侠曰未聞堯舜在上夔契在下而
有四海九州之怨者御史臺知班楊忠信因謂侠曰御
史不言而君敢言臺中可謂無人也獄成侠改送英州
編管忠信無至皆編管湖外京罷政諷落職安國放歸
田里及哲宗即位得放還用蘇軾薦除泉州教授章惇
用事再貶英州徽宗即位復放還仍為泉州教授蔡京
為相又勒停宣和初侠卒侠性清儉布衣糲食終其身
平居進止必以禮法閨門帖然不肅而治喜賔客樂教

訓嗇用廣施鄉里敬之暇日聞子姪誦詩考槃之義曰弗諼者弗忘君之惡弗過者弗過君之朝弗告者弗告君以善碩人之於君有卷卷之不忍也故永矢以絶之俠歎曰是何言與古之人在畎畆不忘其君況於賢者一不用而忿戾若是哉蓋弗諼者弗忘君也弗過者弗以君為過也弗告者弗以告他人也其存心如此俠雖流落頓挫之餘一話一言未嘗忘君云

巢谷字元脩眉州眉山人也嘗舉進士京師見舉武藝

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棄其舊學蓄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去游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傑與韓存寶頗相善也熙寧中存寶為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會瀘州蠻乞弟擾邊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行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蘇軾

責黃州與谷同鄉幼而識之因與之遊及軾與其弟轍在朝谷浮沉里中未嘗一見紹聖初軾轍謫嶺海平生親舊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兩蘇聞者皆笑其狂谷至梅州遺轍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全今至循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轍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三矣將復見軾於海南轍愍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循至儋數千里當復度

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昄未即死也公無止我留之不可則資之以行至新會有蠻隷竊其槖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

徐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也少孤事母盡孝年四十不昏不仕不昏者恐異姓不能盡心於母也不仕者恐一日去其親也鄉人勉之就舉遂偕母之京師既登第未調官而母亡遂不復仕其後監司上其行以為郡最授楚州教授一時陳瓘鄒浩皆禮之久之致仕歸山陽於

是始娶而操履彌篤矣積為文怪而放耳聵甚畫地為字乃始通語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其詳雖新且密無不先知也積嘗語蘇軾曰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才以其有德以將之故爾軾然其言始三歲時喪父哭之甚哀及居母喪尤盡禮廬墓側十餘年晨昬奉几筵如事生每歲甘露降於墳域必逾月木為連理郡守迎入學甘露又降其舍鄉閭化之州具以聞賜絹三十匹米三十

石後以壽終政和三年部使者言積蘊德丘園聲名顯

著謚曰節孝處士官其一子

東都事略卷一百十七

東都事略卷一百十八　　宋　王　稱　撰

隱逸傳一百一

所貴乎天下之賢者出與處而已朝廷之士以進爲榮山林之士以退爲高易曰遯世無悶又曰不事王侯此山林之士所以爲高者與若乃應蒲車之招被旌帛之賁則孔子所謂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者亦其次也今裒取以隱逸著者列于傳云

蘇澄隱字棲眞眞定人也爲道士五代之際屢聘之稱疾不出太祖征太原駐蹕鎮陽召見於行宮時年八十太祖問以養生澄隱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鍊氣爾帝王養生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爲無欲凝神太和昔黄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太祖說其言賜以襲衣器幣澄隱年百歲而卒

陳摶字圖南亳州眞源人也始四五歲戲渦水岸側有

青衣媪名置懷中乳之自是聰悟日益少時嘗舉進士不第遂不樂仕有大志隱武當山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周世宗聞其名召見因問黃白術對曰陛下爲四海之主當以致治爲念奈何留意黃白之事乎世宗命爲諫議大夫辭不受嘗乘白驢欲入汴中塗聞太祖登極大笑墜驢曰天下於是定矣太宗名以羽服見於延英殿甚禮重之宰相宋琪問曰先生修養之道可以敎人乎曰摶不知吐納修

養之理假令白日冲天何益於治今天子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眞有道仁明之主正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心修鍊無出於此琪等稱嘆太宗以其善相人也遣詣南牙見眞宗及門亟還問其故曰王門厮役皆將相也王可知矣賜號希逸先生端拱初謂其弟子賈德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爲室吾將憩焉二年秋七月石室成搏手書表數千言其略曰臣搏大數有終聖朝難戀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花峯下張超谷中如期

而卒經七日支體猶温有五色雲蔽塞洞口彌月不散

摶好讀書常自號扶揺子真宗幸華陰謁其祠加禮焉

种放字明逸河南洛陽人也少時往來嵩華間慨然有山林之志父死與其母隱居終南山豹林谷自號雲溪醉叟又號退士聞陳摶之風往見之放作樵夫拜庭下摶輓之而上曰君豈樵者耶二十年後當爲顯官名聞天下放曰放爲道義來官禄非放所願也摶笑曰人之貴賤莫不有命貴者不可爲賤亦猶賤者之不可爲貴

也君骨相當爾雖晦迹山林恐竟不能安畊日自知之
太宗時名之不起母死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廬於墓側
張齊賢言放隱居求志孝友之行可厲風俗名為左司
諫真宗携其手登龍圖閣論天下事蓋眷遇如此及辭
歸山遷右諫議大夫真宗東封泰山改給事中西祀汾
陰轉工部侍郎真宗回蹕次河中時長安父老請臨幸
且稱漢唐舊都關河雄固神祇人民無不望天光之下
臨也真宗意未決召放謀之放曰陛下幸長安有不可

者三陛下方以孝治天下翻事秦漢侈心封禪群嶽而更臨游别都久棄宗廟於孝爲闕其不可者一也百司供擬頓伏事煩晚春蠶麥已登深費農務其不可者二也精兵重臣扈從車蹕京國一空民心無依況七廟乎陛下宜深念之其不可者三也近臣但顧扈清蹕行曠典文頌聲以邀巳名而已陛下當自決於清衷也真宗乃止王嗣宗守京兆放嘗乘醉慢罵嗣宗於是嗣宗條上放不法事放遂徙居嵩山然猶往來終南放數至闕

下俄復還山嘗西宴真宗令群臣賦詩杜鎬以素不屬辭誦北山移文以譏之真宗因出放所上時議十三篇語近臣曰放爲朕言事甚衆但人無知者耳放一日晨興忽取前後章疏藁焚之服道士服名諸生飲與訣酒數行而卒年六十贈工部尚書始陳摶謂放曰君不娶可得中壽放從之放既不娶遂無子姪世衡號名將自有傳

郭震字希聲成都人也博學能詩才識過人淳化中嘗

出東郊忽賦詩曰今日出東郊東郊好春色青青原上草莫放征馬食遂走京師上書言蜀將亂不報已而李順起於邛㷌問自是括囊不言隱身漁釣病將死其友往問之側卧欹枕而言其友曰子且正身震笑曰此行豈可復替名耶識者謂其臨死生而不亂云有漁舟前後集行於世

李瀆洛陽人魏野蜀人也瀆字長源嘗往來中條山中不復仕進好聚書畫名聞於時野字仲先居陜之東郊

嘯咏終日為詩精絶有唐人風格皆有道之士也真宗祀汾陰以禮聘之悉不起濆嗜酒人或勉之曰吾以樂吾餘年爾嘗語諸子曰山水足以娱情苟遇醉而卒吾之願也一日忽有人至其床下誦詩云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言訖不見濆曰吾當逝矣亟命家人置酒頃之而卒年六十三野聞其死哭之慟後六日亦卒年六十人皆異之天禧四年詔濆野俱贈著作郎野之子閑字雲夫喜為詩不樂仕進有父之志仁宗嘉其節賜號

清逸處士年八十四終于家

邢惇字君雅雍丘人也嘗舉進士不中慨然有隱遁之意性介特不妄交游耽翫經史里人號為邢夫子真宗幸亳州以布衣名對問以治道惇不對真宗問其故對曰陛下東封西祀皆已畢矣臣復何言真宗大悅除試許州助教惇不受卒年七十四

林逋字君復杭州錢塘人也少孤刻志為學結廬西湖之孤山喜為詩孤峭澄淡居西湖二十年足未嘗履城

市李及薛映為其州每造其居清談終日而去逋臨終有詩云湖上青山對結廬墳前脩竹亦蕭疎茂陵他日求遺草猶喜曾無封禪書卒年六十一 初逋客臨江李諮始舉進士而未有知者逋謂人曰此公輔之器也逋卒諮適知杭州為制緦服與其門人哭而葬之刻臨終之詩納之壙中賜謚曰和靖先生

徐復字復之建州人也嘗游京師舉進士不中退而學易通流衍卦氣之法自知無禄故不復進游淮浙間數

年凡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讀之必得其宜因聽其鄉人林鴻範說詩之所以用於樂者忽若有得遂舉器求樂之本而曉然知律呂微妙動作之制時胡瑗作鐘磬大變古法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是可用耶卒如其言慶歷初范仲淹過潤州問復以衍卦占之今夷狄無動乎復為占西邊用兵月日無少差其後與郭京同召對問以天時人事復舉京房易卦推今年所配年月日時當小過剛失位而不

中宜在彊君德仁宗又問明年主何卦復對曰乾卦用事說至九五而止又問前年京師黑風其咎何在對曰其兆在内應豫王之喪乎明日特除復大理評事固辭乃賜號沖晦處士授其子發校書郎復履尚高潔徙居杭州十餘年卒年八十京好言兵范仲淹數薦之故與復同召焉

高懌字文悅高祖季興唐末徙荆南之地子孫因家焉懌少孤養於外氏年十三能屬文通經史聞种放隱終

南山懌亦築室豹林谷放見而奇之與張蕘許勃號南山三友冦準薦之不起景祐中朝廷録國初侯王後懌推其弟忻得一官范雍守京兆建學名懌授諸生經從之者數百人康定中杜衍請賜以處士號特除大理評事懌固辭仁宗嘉其守改賜安素處士文彦博又薦其經行先嘗賜良田五頃矣至是復賜第一區既又除光禄寺丞辭不受卒年七十一有少微渚宫集續東皐子兵源挂冠録烟霞志凡數十卷懌喜讀書為文有法而

詩清淡有古風論唐以來至宋衣冠氏族人物皆見其本末歿之載籍不謬嘗夢白衣持書自為白鹿洞主因作詩識之後二十年晝寢復夢之其卒葬白鹿鄉

張俞字少愚益之郫人也少耆書好為詩嘗舉進士不中又舉茂才異等不中屬西戎犯邊乃上書陳攻取十策謂當無事之日人自矜賢及有事之秋主隨其辱宰相呂夷簡曰魏元忠所上書不及也詔以為校書郎而請授其父仍召俞赴闕俞不起乃上夷簡書曰今之機

務之大宜有內外先治乎內後治乎外則天下可安矣所謂內者百官也外者敵國也今天下一家天子幸於安逸無所制作建官授職務於因循而不知百官朋邪毒民亂政為國家之患也夫王者命官本以安上也行政也牧民也和敵國也平暴亂也興禮樂也欲傳道而固後嗣也今小人叢處列位內外滋蔓壞先王之法敝天子之德使澤不下流身任卿大夫之位而為蠹為賊俾民怨憤由是敵人反噬陰結凶醜傲然有爭天下之

志蓋治失於内則禍生於外自然之勢也噫冦敵之患固大矣然未若守宰之患為大也今則正百官守宰之事使民悅天子之澤則疆外之患何難去哉夫四夷之為暴自古而然矣歷觀自古敵國之彊但有暴而無僭今敵人建位號威伏群夷且百年矣國家惟乆長之計休兵務農以尊社稷未遑誅伐含垢忍耻為隣好權時之策也若元昊者豈其比哉父子據河南朔方之地五十年先帝用羈縻之義授以節鉞位冠侯王義同宗室

以至于今恩德至遠也而敵心怙亂假號欺天此寧可
忍國家四聖傳授八十餘年兵革不用三十餘載財富
於古兵倍於初武夫謀臣充庭溢列不能以此時議除
天下之患而論者止欲休兵息民以柔服遠徒虛語爾
是羣臣不能雪先帝之憤紓今日之憂除國家之讎明
萬世之統將何以示四方傳後嗣乎謂宜運謀決策以
安萬邦然而決策定亂在於大者則小者可拱而取今
能詭制敵人散其陰謀使與叛醜疑貳有結國家之心

間誘西涼羣夷勿與賊結則敵人可得而天下定矣范仲淹以諫諍而遭擯斥若外徇物望内惟邦本宜委重柄而授之王德用雄毅寛政世濟其武大軍樂為之用宜起之放黜授以斧鉞用督三秦亦人望也苟能行此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也吏簡甚重其言又下詔敦遣復不起其後大臣屢薦凡六詔起之卒不起遂隱居青城山之白雲溪文彦博守蜀髙其行田況繼彦博尤重之每見必倒屣嘗謂僚佐曰斯人用之便可作正言

司諫不用則巖谷一病叟耳俞為人不妄憂喜性高情淡有超然遠俗之志卒時年六十五有文集三十卷

邵雍字堯夫衛州人也刻厲為學夜不枕席者數年有王豫者以師自居聞雍學易名而欲教之雍往見豫與語三日蹶然起拜雍嘗適吳楚過秦魯客梁晉而歸徙居於洛士人道洛者必過其廬與人言必依於孝悌忠信樂道人之善不及其惡故賢不肖無不親之其學自天地運化陰陽消長皆以數推之逆知其變世無能曉

之者而雍内以自樂浩如也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熙寧初以為潁州團練推官與常秩同召而雍卒不起居洛三十年而卒年六十七贈著作郎謚曰康節有書十二卷曰皇極經世詩二十篇曰擊壤集子伯温

常秩字夷甫潁州汝陰人也嘗舉進士不中退而為自得之學尤長於春秋居於陋巷二十餘年澹如也歐陽脩王安石聞而稱之士論亦翕然歸重嘉祐中脩薦于朝以為潁州教授又除國子監直講又以為大理評事

知長葛縣皆不赴於是聲名愈高神宗聞其名詔有司以禮敦遣秩入對神宗問曰先朝召卿何以不起秩曰先帝容臣不起陛下不容臣不起因問當今何以免民凍餒秩言法制不立當今之大患也因求歸神宗以為右正言直集賢院俄兼舍人院遷天章閣侍講同修起居注秩辭直舍人院修起居注未幾又求去神宗驚曰方賴卿德義何遽求去也熙寧七年遷寶文閣待制兼侍讀明年又求去已而病不能朝乃以為西京留司御

史臺歸頹而卒初秩隱居求志不肯出仕世以為必退者也及王安石更定法令士大夫沸騰以為不便秩在閭閻見所下詔獨以為是被召遂起然在朝亦無所發明聞望日損既卒贈右諫議大夫

臣稱曰常秩以隱逸應聘而不能盡性知命乃務求苟合是豈知易所謂君子之道者哉故雖名列隱逸殆亦赧然矣

東都事略卷一百十八